

名 家 笔 下 草 木 虫 鱼



一 树 一 菩 提

丰子恺等 著

中国散文

精品选读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名 家 笔 下

草 木



一
树
一
菩
提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树一菩提: 名家笔下的草木虫鱼 / 丰子恺等著; 老品
选编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07.8 (2008.2 重印)
(中国散文精品选读)
ISBN 978-7-5078-1203-9

I. 一... II. ①丰... ②老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80229号

一树一菩提——名家笔下的草木虫鱼

著 者	丰子恺等
责任编辑	姚 兰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
	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 × 940 1/16
字 数	193 千字
印 张	19
印 数	5001-8300 册
版 次	2007 年 8 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08 年 2 月 第二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1203-9 / I · 49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鲁 迅 野草·题辞 / 1
- 端木蕻良 越冬的小草 / 3
- 吴伯箫 天冬草 / 8
几棵大树 / 11
- 许达然 草 / 16
- 陈冠学 访草 / 19
- 老 向 一篇道地的庄稼话
——扫帚 / 23
- 周作人 苋菜梗 / 28
爱竹 / 31
两株树 / 33
苍蝇 / 38
- 铁 凝 草戒指 / 42
- 丰子恺 梧桐树 / 47
杨柳 / 49
蝌蚪 / 53
- 苏雪林 秃的梧桐 / 61
- 魏金枝 种树 / 64
- 汪曾祺 昆虫备忘录 / 70
- 人间草木 / 75
葡萄月令 / 80
- 李广田 桃园杂记 / 86
- 施蛰存 栗和柿 / 92
蝉与蚊 / 96
- 黄 裳 白门秋柳 / 99
- 钟敬文 荔枝 / 109
小汤山随笔 / 112
- 季羡林 槐花 / 117
喜鹊窝 / 119
- 贾平凹 一棵小桃树 / 126
黄陵柏 / 130
抚仙湖里的鱼 / 134
丑石 / 138
- 高洪波 榆钱儿 / 141
波斯猫 / 144
- 莫 言 会唱歌的墙 / 152
- 冯骥才 麻雀 / 163
- 和 谷 无忧树 / 167
- 阿 盛 春秋麻黄 / 169
- 林耀德 树 / 176
- 简 宛 合欢 / 183
- 钱歌川 四川之竹 / 188
- 陈丹晨 识竹小记 / 192
- 郑振铎 蝉与纺织娘 / 197

蝴蝶的文学 / 201

周建人 蜘蛛 / 216
蜈蚣 / 219

夏丏尊 蟋蟀之话 / 224

张中行 螳螂 / 229

李霖野 花鸟昆虫创造的
奇境 / 235

孙 犁 昆虫的故事 / 241

林 榕 夏虫 / 244

许钦文 殉情的蜃 / 248

袁琼琼 蚕 / 251

林语堂 谈海外钓鱼
之乐 / 254

梁晓声 老虾 / 259

周 涛 巩乃斯的马 / 265
原始胡杨林 / 271

北 岛 猫的故事 / 275

徐公超 再见，蝙蝠！ / 279

梁锡华 漫语慢蜗牛 / 282

刘克襄 溪涧的旅次 / 287

后 记

鲁迅 (1881 ~ 1936)

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。浙江绍兴人。1902 年赴日本留学。回国后先后在杭州、绍兴等地任教。1918 年参加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，并开始小说创作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。他的散文，思想敏锐深刻，文笔犀利凝练。一生著述丰富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均卓有建树。另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《汉文学史纲》等学术著作及翻译作品。鲁迅的著作已全部整理出版。有《鲁迅全集》（16 卷本）、《鲁迅散文》（4 卷本）等行世。

野草·题辞

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

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。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。

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，不生乔木，只生野草，这是我的罪过。

野草，根本不深，花叶不美，然而吸取露，吸取水，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，各各夺取它的生存。当生存时，还是将遭践踏，将遭删刈，直至于死亡而朽腐。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

我自爱我的野草，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。

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；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，于是并且无可朽腐。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

天地有如此静穆，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。天地即不如此静穆，我或者也将不能。我以这一丛野草，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

为我自己，为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，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，火速到来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

去罢，野草，连着我的题辞！

（1927年4月26日，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）

端木蕻良 (1912 ~ 1996)

原名曹京平。辽宁昌图县人。早年在天津求学，因开展救亡运动被开除。后入清华大学历史系。1932年加入“左联”，主编《科学新闻》，并开始长篇小说创作。1938年任重庆复旦大学教授。1940年去香港主编《时代文学》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辗转桂林、遵义等地，编刊物，办杂志。解放后，任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、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一生从事小说创作。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科尔沁草原》、《大地的海》、《大江》、《曹雪芹》等，短篇小说集有《风陵渡》、《憎恨》等，散文集《火鸟之羽》、《友情的丝》等。

越冬的小草

我经常出去散步，因为我的居室北向，需要走出去迎接阳光和新鲜空气。不管冬天和夏天，这是大夫指点要我做的。

除非碰到坏天气，或者，病加重了，我就从不间断地要从一幢楼房面前经过。这幢楼房是座旅馆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有各省市来的人，也有外国客人。他们的衣着不同，但是，随着季节变化，冬天要防寒，夏天要防暑，这是一致的。

有一次，一位从加拿大来的朋友，到我家作客。她听人说，北京冬天很冷，便穿了皮衣、戴了皮帽飞到北京来。那时，北京的水汀还在送暖，她一进我家的门，当然除去皮手套，脱掉皮大衣，摘下皮帽子。但还是觉着热得不行，原来

她里面还穿着皮上衣，脚上还穿着长统皮靴。她笑着说：“北京冬天是够冷的，但我准备的皮衣服，也未免太过分了。”

是的，只要地球在转，季节就在变化。不要说北方了，就是在四季如春的昆明，连石头也要感受到气候的变化呢！

在闻名世界的石林，有一个“阿诗玛”天然石像，她在春天就像一个少女，背着竹篓轻盈地走着。但是，据说严冬来了，在风刀霜剑的交错中，她就显得像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婆了。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了，才又恢复了“阿诗玛”的形象。

北京的冬天，风沙特大。除了常青树，花草都无法生长。地上的草就在寒霜风雪中枯萎了，除了一些可怜的草根，地上便全是土地的本色。

我出去散步，经过那座大楼的花坛时，眼光都要射向那还有着暗绿色的云杉。北国的严寒，能看到绿色，总是令人喜悦的。何况，它每天都使我有“长青”的感觉呢……

有一天，我的眼光又自然而然地投向它，从树梢一直看到它的根部，忽然发现在它的根部的四周，有着一些小草。这使我像孩子发现奇迹般地高兴起来。花坛有铁栏杆，我不能进去仔细观看。但我请问了老园丁，他告我这还活着的小草名叫护盆草。

护盆草是一年生的植物，它是度不过这北国的冬天的。肯定它也不过是在熬日子罢了。

但从此，在我每次走过这座大楼门前的花坛时，最先去看的却不是那高傲、耸立、得天独厚的云杉，而是那护盆草

了。我发现它一天比一天发“蔫”，但仍保有绿色，甚至还开着瘦小的黄花呢！这小黄花是不会结出成熟的籽粒来的，只是表明小草的生命还在继续着。

今年的雪下得不多，花坛的后面便是高楼，北风被楼给挡住了，这当然是小草得以活下去的原因。但是，不凋的杉树把阳光给遮住了，护盆草受到的温暖也不会太多。可它却一直没有失去绿色。

有一天，真的下起雪来了，雪虽不大，但盖住护盆草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也不能进到里面为她把雪拨弄开；同时，我又想：雪也可能还为它盖了一层棉被呢！我还是担心护盆草的命运，我没见过露天过冬的护盆草，也没有听到什么人说过。

雪住了，这次，不是我去散步，而是拿起手杖去看护盆草。是的，不是散步，这回，是去看护盆草！

护盆草，依然没有失去绿色。

供我观察的冬天过去了，春天从树梢上来了，春天从野草的宿根中来了，春天从风里来了，春天就在我眼前……

刚刚苏醒的柳丝，透着鹅黄；刚刚吐嘴的小草，显得青嫩。我再去看看那熬过冬天的护盆草，并没有赶上时间来换新装，可它却成了一丛碧绿。是的！是一丛碧绿！

柳树放叶，小草出土。我再去看那云杉下的护盆草，显得湛绿葱翠，它舒展了。几天过后，它变得更加蓬勃茂密。

又过些日子，云杉棒棒枝头都发出了新枝，谁走过它的身旁，都不能不看上几眼。眼睛和它相对时，得到的只会是喜悦。几乎没有人去注意那越过冬天的护盆草。它离不开土

地，她生得太低矮了。

护盆草，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度过了寒冷的冬天，又开始来迎接新的春天。我没有去查检《植物名实考》一类的书，那上面是不是有护盆草（或者它有另外的名字）的条目。我只知道它能越冬。只是因为病，使我非得要经常散步时，才得以发现的。不过，从观察中，我还是对它多了一些了解，原来，它几乎不需要什么。阳光对植物来说，是最宝贵的。云杉比它高、比它大，把它给盖住了。只能在筛下来的树影空隙中，得到几丝阳光。但是，它却使云杉不至失去湿度，又为别的花木保护根株，保持水土，净化空气。它默默无闻地保护着比它高大的植物，谁能说严寒中依然能保持秀色的云杉，没有这小小护盆草的功劳呢？……所以，园丁才叫它作护盆草，只有园丁才配作它的知己。

我想，不会是所有的护盆草都能在户外越过冬天吧？仅就这云杉下面的护盆草来说，只要给它少受一些北风，就可以度过漫长的凛冽的冬天……

我知道蓖麻在印度是多年生的，在北京却不能。护盆草不是宿根的，大概还是靠种子来繁殖。可是，这种纤细的小草，竟能越过北国的冬天，消除了冬天和春天的界线。有谁看了不为这小草的顽强而感动呢？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。对我来说，也是偶然的机遇，才见到了这个全过程。我想在今年冬天，还能尽情地观察它。明年，它也能越冬。那么，它就不止是可以称作越冬的小草，而是可以名之为多年生的小草了。

当我又徘徊在那不算太高的大楼面前，我就想，当初盖

大楼的人，决不会想到大楼会给小草作为屏障的。由于北风吹不透它，就使门前的护盆草得以存活下来。要是人们有意地用护盆草的精神为它多作一点护持，可能护盆草就会列入多年生的植物群里面了吧！……

一路散步，这个想法一直没离开过我……

(1984年6月2日)

吴伯箫（1906～1982）

原名吴熙成。山东莱芜人。192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，同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。毕业后曾在青岛大学任职。1938年去延安入抗大学习，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。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大中文系副主任。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。创作以散文为主，散文集有《羽书》、《黑红点》、《出发集》、《烟尘集》等。有通行本《吴伯箫散文》。

天冬草

仿佛是从儿时就养成了的嗜好：喜欢花，喜欢草。喜欢花是喜欢它含葩时的娇嫩，同初放时的艳丽芬芳。喜欢草则是喜欢那一脉新鲜爽翠的绿同有一股野生蓬勃的氤氲。我还没见过灵芝，也伺候不了兰茝之类，坡野里丛生蔓延的野草而外，以冬夏常青为记，我喜欢天冬。

喜欢天冬，要以初次见了天冬的那次始。说来就须回瞩远远的过去了。那还是冬天，在一座花园的客厅里，围炉闲话的若干人中有着园主的姑娘在。她是光艳照人的，印象像一朵春花，像夏夜的一颗星，所以还记得清楚。记得清座边是茶几，隔了茶几摆得琳琅满目的是翡翠屏，是透剔精工的楷木如意，是漆得亮可鉴人的七弦琴。而外，再就是那么几架盆栽了。记得先是细叶分披的长长垂条惹了我的注意，又看见垂条间点缀了粒粒滚圆的红豆，好奇，因而就问起座侧

光艳的人来：

“是什么草？”

“这纹竹么？——噢，叫天冬草呢。”

“可是冬夏常青的？”

“嗯，正是，冬夏常青的。”

“结种子的吧？”

“啊，结种子。这红豆就是。”

“红豆？‘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’可就是这——？”

那边略一迟疑，微微红了脸，像笑出来了几个字似的说：

“大概不是。”

“总会种了就出吧？请摘我几颗。”

就那样从水葱般的指端接过来，握了一把珊瑚色珠圆的种子，天冬与我结了缘。于今，转眼已是十年了。望回去多么渺茫想来又多么迅速的岁月啊！听说那花园的姑娘早已出了阁，并已是两个宝宝的母亲了呢。

在故都，厂甸，毗连的书肆堆里，我曾有过一片很像样的书斋来着。屋一门两窗；同别人分担也有个恰恰长得开一株老槐树的小小庭院。屋里两三架书，桌一几一，数把杂色坐椅。为粉饰趣味，墙上挂了几幅图画；应景儿跟了季节变化也在花瓶水盂里插几枝桃杏花，散乱的摆几盆担子上买的秋菊之类。虽说如此，那自春及冬称得起长期伴侣的却是一盆天冬草哩。

提起那盆天冬，也是有来历的。原初一个柔性朋友，脂粉书报之暇，很喜好玩那么几样小摆设，窗头床头放几棵青

草红花。人既细心，又漂亮，花草都仿佛替她争光，赚面子；凡经她亲手调理出来的，无不喜笑颜开带一副欣欣向荣生气。她有的一棵天冬，就是早早替她结了累累红豆抽了长长枝条的。可是，也许花草无缘吧，有那么一个时期，忽然那漂亮人像喜欢了一株大树似的喜欢了一个男子起来，并且慢慢地弄得废寝忘食，这是很神秘的：男，女，尽管相隔了千里远，或竟智愚别于天渊，就是一个美得像带翅膀的天使，一个丑得像地狱里的鬼，可是不知怎么有那么一朝一日，悄悄地他们就会靠拢了来哩。甚而好得像迅雷紧跟了电光的一般。巧妇笨男，俊男丑妇，是如此撮合的吧。这也是妒嫉的根源。——一边亲近，另一边就疏远，直到漂亮人去同那“大树”度蜜月的时候，屋里花草就成了九霄云外的玩意了。未能忘情，她才一一替它另找了主，分送了朋友。结果我有的就是那盆天冬。

一则自己爱好，再则也算美人之遗，那盆天冬，就在那一个冬天得了我特别的宠幸。施肥哩依时施肥，灌溉哩勤谨灌溉。梳理垂条，剪摘黄叶，那爱护胜过了自己珍藏的一枝羽箭，同座右那张皱眉苦思的贝多芬像哩。朋友来，总喜欢投主人所好，要竭力称赞那天冬，并将话远远牵到那前任的园丁身上，扯多少酸甜故事。因此，天冬在朋友当中便有了另一番情趣，那绿条红豆间也就常常晃着一个渺不可企的美的影子了。

今天卖花担上新买了一盆天冬，又将旧衣服——许多往事——给倒了一回箱。实在说，这是多事的。你看，那伊人的馈赠呢？那好人儿呢？那一帮热得分不开的伙计呢？唉！

最怕吹旧日的好风啊！

现在，且将一盆天冬摆下，书室里也安排个往日的样子罢。管它外面偷偷挤来又偷偷挤去的是魑魅还是魍魉哩，进屋来好好收拾一下残梦要紧。敝帚千金，自己喜欢的就是异珍。出了门，尽管是千万个人的奴隶，关起门来，却是无冕的皇帝哩。怎么，有天冬草在，我便有壮志，便有美梦，便有做伴丽人；书，文章，爱情友谊也有吧，自己就是宇宙了呢。怎么样？小气的人啊，你瞧这天冬草！

人，往往为了小人伎俩而忿慨，碰了壁便丧气灰心，其实干么呢？木石无知，小人非人，为什么要希冀粪土里会掏得出金呢？与其有闲去盼黄河水清，乌鸦变白，还是凭了自己的力去凿一注清流养一群白鸽的好。烦人的事先踢开，且祷祝着心长青，有如座侧天冬草，并以天冬草红豆作证，给一切抑郁人铺衬一条坦荡的路吧。

（1934年8月28日，万年兵营雨夜）

几棵大树

在这绿肥红瘦春夏交替的时候，天气正寒暖适度；城里的朋友，不断地有来我们乡下溜达溜达散散心兜兜风的。到这里，往往主人还没迎出柴门，远远便听见客人嚷道：“你们这儿风景

真好！”到屋里，一杯白开喝不完，先又急着说：“到外面逛逛罢。”出去到村落左近，浴着煦暖的东风，踏着芊绵的草地，一路数着各色的野菜花，看齐刷的麦垄，他们往往是赞不绝口的。若于水车井边坐下，指着怪近的山峦及一眼弥望的旷野，凑巧那里传来耕田人喝牛的声音，或村舍人家一声鸡叫，他们会冲口而出地说：“简直是世外桃源。”

啊，“世外桃源”！这在我们终日锁在乡下，为繁重的责任苦寂得像念倦了经的古刹的老僧一样的人听了，你说不奇怪么？初想真觉有点奇怪！可是仔细想过一通，或到城里忙了一天，于傍晚披了夕阳回来再看见那一绿绿到天边的景色时，才会恍然于那朋友的惊喜是有道理的。原来住惯了芝兰之室的人，就难乎其为芳香了；恋爱期中的 Angel^① 等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就管家婆一样味同嚼蜡了。耳濡目染觉得平平无奇的这郊野风光实在有它的伟大可爱处，院子里的几棵大树，就是这样想过了之后，回头来被我特别注意起来的。

要说大树，忽然又想起从前居处的海棠院来。海棠院，够多雅驯！仿佛贾家蘅芜院似的，应属丽华金屋飞燕兰宫之类；而其实，这里说的只是北苑学校一处图书馆的院落而已。那院落不挺大，两株海棠就将院子遮得满院树阴了。自然那两株海棠是有相当密茂的。我爱海棠：喜欢吃又甜又酸的海棠果，喜欢看又艳丽又浓郁的海棠花，所以在北苑学校时，那个院落我就叫它海棠院了。同时也是朋友们读书、闲话、散步、喝茶的场所。关于它，记忆里有过三五月夜大家

① 英语：天使。